

§ 大清洗(1)/清洗，從自己人開始

六月初，雅典衛城下方的議事廳內，火盆中的火焰微微跳動，映照著三十名執政者一張張陰沉的臉。

外頭的街道異常安靜。

沒有人敢在夜裡高聲談笑。因為誰也不知道，明天會不會輪到自己被帶走。

克里提亞站起身，把一卷羊皮地圖攤在長桌上。

「這些人，都是民主派的重要人物。」

他的手指慢慢移動，點過一個又一個名字。

「有人曾追隨伯利克里，有人資助艦隊，有人替民主派募兵。只要他們還活著，雅典就永遠不可能真正安定。」

會議室內一片沉默。

不少人點了點頭。

呂山德交給他們的使命，就是讓雅典永遠失去反抗斯巴達的能力。

克里提亞冷冷說道：

「我建議，全部逮捕。」

「財產一律充公。」

「凡反抗者，就地處決。」

語氣沒有一絲感情，像是在討論一批待宰的牲口。

就在這時，一個低沉的聲音打破沉默。

「我反對。」

所有人的目光立刻望向特拉墨涅斯。

他緩緩站起來，神情依舊沉穩。

「我們建立新政府，是為了恢復秩序，不是為了製造更多仇恨。」

克里提亞微微眯起眼睛。

「你想說什麼？」

特拉墨涅斯看著桌上的名單。

「民主派首領，該抓。

煽動暴亂的人，也該抓。

但是，名單上的許多人，只是曾經支持民主制度。他們沒有拿起武器，也沒有反抗現在的政府。

如果連這些人都殺，那麼整個雅典還剩下誰？」

幾名執政者互相交換眼神，有人開始露出猶豫。

克里提亞冷笑一聲。

「你還是老樣子，永遠站在中間，既不像真正的民主派，也不像真正的寡頭派。」

特拉墨涅斯平靜回答：

「正因為如此，我才希望雅典能活下去。」

「如果今天我們殺一百人，明天就會有一千人想報仇。」

「恐懼能讓人沉默一時，卻不能讓國家長治久安。」

克里提亞猛地拍向桌面。

砰！

木桌震得火盆裡的火星四處飛散。

「長治久安？」

他冷笑著環視眾人。

「雅典就是因為太仁慈，才敗給斯巴達！」

「民主派一次又一次赦免政敵，最後換來什麼？」

「戰敗！」

「飢荒！」

「亡國！」

他的聲音越來越高。

「現在，我們沒有第二次失敗的機會！所有可能反抗的人，都必須消失！」

氣氛一下子凝固。

幾位執政者不敢出聲。

克里提亞再次說道：

「還有那些富商。」

「他們家中藏著大量銀幣和糧食。」

「沒收他們的財產，不但能充實國庫，也能供養我們的守軍。」

特拉墨涅斯眉頭一皺。

「你真正想要的，不是國庫，而是他們的財產。」

一句話，讓整間議事廳安靜得可怕。

克里提亞臉色瞬間沉了下來。

兩人的目光在空中交鋒，誰也沒有退讓。

特拉墨涅斯繼續說：

「今天說他是民主派，就能抄家。」

「明天說另一個人有嫌疑，又能抄家。」

「如此下去，每個富人都會成為獵物。」

「人民最後懼怕的，不再是民主派，而是我們自己。」

幾名年紀較大的執政者默默低下頭。

因為他們知道，特拉墨涅斯說的是事實。

這幾個月來，被沒收的財產越來越多。

有些人甚至只是因為富有，就被冠上「民主同情者」的罪名。

克里提亞忽然笑了。

那笑容卻令人不寒而慄。

「特拉墨涅斯。」

「我一直以為，你只是心太軟，現在我才知道，你已經開始同情我們的敵人。」

特拉墨涅斯神色不變。

「我同情的，是雅典。」

克里提亞慢慢走近他，兩人相距不到一步。

他壓低聲音，用只有附近幾人能聽見的語氣說：

「在亂世之中，站在中間的人，比敵人更危險。」

特拉墨涅斯沒有回答。

只是靜靜望著他。

那一刻，他從克里提亞冰冷的眼神中，看見了一絲毫不掩飾的殺意。

會議最終仍依照克里提亞的提案通過。

新的逮捕名單被送往城中各處。

夜色漸深，眾人陸續離去。

克里提亞卻沒有立刻起身。

他望著特拉墨涅斯離開的背影，嘴角緩緩浮起一抹冷笑。

「一把劍若不肯為主人染血，就沒有留下的價值。」

旁邊一名親信低聲問道：

「要不要……先處理他？」

克里提亞沒有回答，只是將桌上的羊皮名冊輕輕捲起。

火光映照下，那雙眼睛比夜色更加陰冷。

特拉墨涅斯的名字，雖然還沒有寫進名單，但在克里提亞心中，他早已成了下一個必須清除的人。

§

幾天後的下午，阿列克西斯獨自走在雅典城內。

曾經熱鬧的市集，如今只剩零零落落的人影。

許多商店大門緊閉，街角不時可見斯巴達士兵巡邏，路上的百姓低著頭匆匆而過，沒有人願意多看彼此一眼。

走到衛城山坡下時，他看見一名身穿深色長袍的男子正坐在斷裂的石柱旁，手裡握著一卷羊皮卷，靜靜望著遠方的雅典城。

那人身材依然挺拔，只是兩鬢已添了些許灰白，臉上刻滿歲月留下的痕跡，雙眼卻依舊銳利而沉靜，彷彿能透過眼前的景象，看見歷史運轉的軌跡。

阿列克西斯快步走近。

「修昔底德先生。」

修昔底德抬起頭，看見阿列克西斯，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阿列克西斯，你終於回來了。」

阿列克西斯走到他身旁坐下，望著衛城。

「這還是我認識的雅典嗎？」

修昔底德沉默許久，才輕輕回答：

「城沒有變，變的是人心。」

一陣風吹過，帶起街角的塵土。

修昔底德指向遠方。

「二十多年前，我記錄伯羅奔尼撒戰爭時，以為只要把真相寫下來，後人便能避免同樣的錯誤。」

他苦笑了一下。

「現在看來，我錯了。」

阿列克西斯望著他。

「歷史不能改變嗎？」

「不能。」

修昔底德搖頭。

「歷史從來不會因為有人記錄，就停止重演。」

「它只是一次又一次，換了名字，換了人物，再重新上演。」

阿列克西斯低聲說：

「今天的敵人是民主派，明天也許就是寡頭自己。」

修昔底德微微點頭。

「你剛才也聽說了吧？克里提亞和特拉墨涅斯已經開始爭執。」

「我很熟悉這種事。」

「戰爭結束之後，人們總以為敵人消失了。其實真正的戰爭，往往從勝利者內部開始。」

阿列克西斯想起一路走來，看見百姓眼中的恐懼，不禁握緊拳頭。

「那雅典還有希望嗎？」

修昔底德望向衛城上殘破的神殿。

「國家會興亡。」

「制度會更替。」

「英雄會死去。」

「但只要還有人願意記住教訓，文明就還沒有真正滅亡。」

阿列克西斯沉默片刻，他望著手指上的魔戒說：

「我們聖教流傳一句話，帝國可以覆滅，知識不能失傳。」

修昔底德望著那枚戒指，眼中露出幾分欣慰。

「所以，你們傳承的是知識。」

阿列克西斯搖了搖頭。

「不只是知識，還有人類一次又一次犯錯後，留下來的智慧。」

修昔底德輕輕笑了。

「那麼，我和你做的是同一件事。」

「我把歷史寫在羊皮卷上。」

「而你，把歷史留在人心裡。」

夕陽漸漸西沉，橘紅色的餘暉灑落在殘破的雅典衛城上。

兩人靜靜望著遠方，誰都沒有再說話。

因為他們都知道，一場比伯羅奔尼撒戰爭更加殘酷的風暴，正悄悄降臨這座曾經輝煌的城邦。

後記：

關於特拉墨涅斯，根據色諾芬(Xenophon)[Hellenica(希臘史)]中記載了一個十分著名的場景。

特拉墨涅斯被迫喝下毒芹(hemlock)時，仍保持冷靜。

他喝完最後一口，把剩下幾滴酒彈到地上，戲謔地說：

「這一杯，敬美麗的克里提亞。」

(這裡美麗的，英文是 fair，希臘文是 kalos，意思是既美且善的，也就是外在優雅、內在高尚。)

特拉墨涅斯的死大約是在西元前 404 年秋季末至初冬（約 11 月至 12 月）

史料中有兩個重要線索：

特拉墨涅斯之死發生在色拉西布洛斯起兵之前。

蘇格拉底拒捕列翁（Leon of Salamis）的事件發生在特拉墨涅斯死後。